

張大千傳

(四二)

— 潑墨巨荷圖



王家誠

大千返回巴西，已是農曆四、五月之交。像歷次倦遊歸來那樣，一回八德園精神隨即萎頓下來，躺在床上似睡非睡，輾轉反側。五六天後，情緒由亢奮而低沉，落落寡歡，食欲不振，更無法靜心創作。半個多月之後，才漸漸平伏，生活歸於正常。

農曆五月，老友趙守鈺（友琴）八十壽，友琴陝西人，大千為作〈陝西太谷山水〉，題以長詩遙寄台灣。

長大千十八歲的趙守鈺，是位碩壯魁梧的將軍，結識於北京，成了忘年交。當時，大千三十一歲，如今六十二歲的他，算算正好過了三十一年。他在詩中回憶兩人在北京天瑞居那番開懷暢飲的景象：

「談笑見天倪，傾吐肺肝剖，愛也落落人，曾不鄙庸丑。君乃風塵健，

浩歌獅子吼，豪飲吸百川，雙手擊羊肘。……」

其後，抗戰軍興，只有大千往敦煌前和四年後，匆匆見過兩次面，在台灣重逢時，守鈺已經是古稀高齡的白髮將軍了。感嘆之餘，大千只能在詩中互勉：

「德人全其天，自保期頤壽，願言挽天河，看洗紅塵垢。」（註一）

到了農曆六月，大千漫步園中，見百花盛放，所飼各種動物，活躍樹蔭竹叢間，點綴出無限生氣，他卻不禁想到故鄉山水和成都稅牛庵一手經營成的南場，歸作〈故鄉山水〉，賦詩二首：

「不見巴人作巴語，爭教蜀客憐蜀山，垂老可無歸國計？夢中滿意說鄉關。」——無題（二首之一）

詩後自識：

「投荒南美八年矣，欲歸未歸，卷念故山，真如夢寐中事，漫拈小詩，並圖寄意。」（註二）

農曆八月，大千畫了幅融會石濤、漸江及八大畫風的水墨寫意畫〈摩詰山園涉事〉。

紆曲的溪流，被山石林坡隔成三、四段，使畫面越發顯得幽深。遠處山峰雄偉，應屬八德園外景色。靠近園區的水濱，有座無人登臨的水榭，使景物益形寧謐。

「涉事」，按一般解釋是敘述事件，此處卻未見有關摩詰山園的特殊掌故；重點莫非就是那令人矚目的水榭？



圖一 大千留給幼子心印的〈摩詰山園涉事〉圖

於「摩詰山園涉事，庚子八月爰翁年六十又二矣」題款外，大千又於右下角書：

「辛丑十一月付與心印留之」（圖一）

心印是大千最小的兒子，三十九年冬生於香港，算來已經十歲，數年前即已開始使筆弄墨，使大千深感欣慰。

庚子年農曆十一月；算一算大千已在八德園度過半年左右的平靜生活，近作也累積下相當的數目，夫婦再度偕往巴黎，開闢他在歐洲藝壇的疆土。

這年冬天，他曾先後在巴黎、比利時的布魯塞爾、希臘首都雅典的帕納斯宮，及西班牙馬德里舉行近作展，日期

各年表記載並不一致。展出品數量，則均為三十件。

猶記抗戰勝利那年秋天，大千在成都昭覺寺伏地揮毫，畫丈二荷花通景四屏，氣魄雄渾無與倫比。當時作客張府的漫畫家葉淺予嘆賞之餘，曾作〈丈二通景〉漫畫一幅，心瑞和保羅，誠惶誠恐地彎腰捧著水盂、石硯在旁侍候，大千跪地匍伏，仰首揮毫，狀極辛苦，卻是幅妙趣橫生的漫畫（圖二）。

這幅荷花通景屏，畫後由郭有守收藏，有守帶來巴黎，使國際人士大開眼界，贊為神品。

這次旅法期間，大千即收到巴黎市立博物館舉辦「張大千荷花通景屏」特



圖二 葉淺予漫畫〈丈二通景〉，寫出大千畫巨荷的情景。

展的邀請；地點為巴黎聖勒士博物館，時間是民國五十年秋天。大千當即決定再畫一幅更大的荷花通景，和有守所藏的四屏一起展出，氣勢一定驚人。他也計畫另作三幅六尺山水一併展出。

時入臘月，天氣嚴寒，大千心裡想著要畫的巨荷，卻多半好整以暇地與有守圍爐話舊；前章所引的幾幅〈狂塗〉十四頁冊，爭論投荒異域或歸鄉得失的作品，便是這個寒冬的產物。

左右懸崖壁立，中間上部江水平平如鏡，風帆點點，下半江畔有數間房舍和荒草雜樹，大千自題：

「庚子祀灶日，蜀人張大千爰於巴黎郭氏三犀堂寓齋。」——風帆圖（註三）

在這急景凋年的歲暮，大千夫婦仍無歸意，看樣子八德園中的子女，要過一個冷清的辛丑新年了。但不知靈池的流量，是否充沛？財源是否匱乏？

由於開春首展的三十幅近作，在瑞士日內瓦藝術歷史博物館舉行，所以連除夕都和守有在日內瓦旅邸度過。

湖濱旅館高樓上，兩位年逾六旬的表兄弟，望著湖中遊艇上的點點燈火，飲酒作樂。大千以冊頁紙寫水仙、梅和松竹〈嚴冬四友〉，作為賀歲禮物，在印花的箋紙上賦詩，後識：

「庚子除夕同子木在瑞士湖濱旅館守歲，為寫水仙、紅梅、墨竹、青松，頌

辛丑開歲百福。大千居士爰。」（圖三）

又畫〈昆明草海〉冊頁，畫面布局十分奇特：上三分之一，是逸筆草草上不見頂的懸崖，下面一片空闊似湖似海，極近處水草數叢，孤舟一隻，一士人獨坐船首仰望遠方，在空闊湖面的襯托下，人和舟益發顯得孤寂、渺小。右幅花箋上題舊作〈憶昆明〉二首；一首詠昆明東郭三龍潭的唐梅，另一首詠歷經滄桑的草海。其後二句爲：

「黃河萬里猶消渴，莫漫昆明草海荒。」識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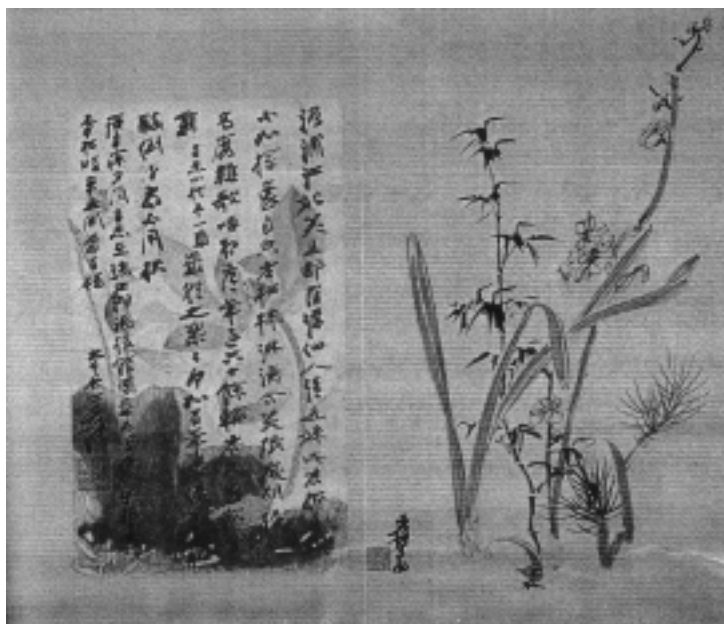
「今歲黃河水涸，爲亙古未有之旱災，庚子除日又記。」（註四）

有守妻子爲名人楊度之女，留在大陸未出。他在巴黎的寓邸，時常有各國男女畫家、作家、音樂家及演藝人員出入，未見有特殊的女友。瑞士雪山之遊時，忽有麗人相隨，究竟由巴黎偕來，或有守在瑞士結交的不得而知。

麗人活潑大方，像大千畫過的〈摩登迦女〉，同遊雪山，艷光照人。真是秀色可餐。大千在畫〈雪杉〉的題詩中，故意相調，勸有守多住幾天，且勿嫌他礙眼：

「瑞士看雪，拈此調子杰（時子杰攜有麗人）：

好景吾能說，摩登戒體嚴，溶酥



圖三 張大千以〈嚴冬四友〉圖為郭有守賀歲

朝日出，拊手晚風尖，真箇吳鹽似，旋教越翠添（湖柳有舒黃者），療饑餐秀色，留涕未須嫌。

多住幾天罷，子杰。爰杜多。」（註五）

總計在瑞士旬餘間，大千爲有守作冊頁合〈瑞士雪山〉、〈雪澗〉共一冊五幅。

此外還有自存的立軸〈聖摩瑞斯山水〉，及這年十二月在八德園憶寫的〈瑞

士瓦浪湖瀑布」等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五十年春天，大千前往日本小住半個月左右。在橫濱偕樂園開闊的旅邸畫室中畫墨荷。

大千在橫濱期間，又為一位倩夫人（名廚、攝影家莊禹靈的妻子）畫〈竹林美人圖〉，為張掌珠小姐畫荷後，農曆三月十六日，就匆匆飛往巴黎停留一個月才返回已離開四、五個月之久的巴西。

〈竹林美人圖〉，寫一位長髮披肩的女子，持扇、仰首在竹叢間納涼的水墨畫。

論及大千仕女寫真功夫，他很能把握對象神髓，畫誰就能像誰。他有一種習慣，即贈仕女圖給誰，受者往往與畫中人面貌神似，由此推想竹叢美人，可能就是好友莊禹靈妻子——倩夫人的寫照。

張掌珠，是紅粉知音李秋君僑居日本的入室弟子，年來在東京相見數次，因此他不難從掌珠口中得知秋君消息。這次橫濱之旅，偶畫荷花，自視頗像秋君筆墨，在離開日本的前一天，題贈掌珠小姐，題款中有：

「……客窗無俚，偶復弄筆，此幅約略有似秋君圖，題以為贈，亦頗能似當年滬濱師友，一時絃歌之樂也。」（註六）

大千文字中，對畫秋天將在巴黎展出的巨幅荷花，特於八德園中心區闢建大畫室一事，很少提及。到了民國五十二年冬，巨荷被一位美國人以六萬美金收藏消息傳到台北，他受訪時，才輕描淡寫地向台灣記者吐露，為畫這幅三十平方公尺的荷花，在巴西家中「打通了」好幾間房子作為畫室，才鋪得下畫紙，他前後一共工作三天，用掉了珍藏多年的六大幅乾隆御用宣紙，也用完了一錠以壹佰伍拾美金買來的明朝古墨。大千進一步報導：

「畫好之後，送到日本一家出名的裱店去裝裱，他們還得臨時擴張作坊，才能動手。」（註七）

關於闢建大畫室，王之一書中曾加記述，但始終未談及修建的時間。以大千一年多馬不停蹄地奔波，推測建大畫室計畫的提出，可能就在五十年中，在巴西停留的短暫時日；王之一形容大千是位急性人，想建畫樓，恨不得立時修好，以便完成構想中的巨畫。

「目前的畫室施展不開，想要另造一間大畫室。大千先生是說做就做，只若想到的就立刻動工，他恨不得一個晚上就造起一幢畫室。」

之一形容：大千一面督工建造大畫室，早早晚晚又要到新闢的荷塘，徘徊觀察，坐在塘畔沉思默想。

「大畫樓造好，二十米長、十米寬，遠看像間大倉庫，近看有點像宮殿屋脊。樓上樓下兩層，樓下兩旁是睡房，最後一間是黃敏的裱畫室；樓上除了幾間儲藏室之外，就是一大間畫室，全部鋪上地毯，右手的盡頭放著一張大畫桌，畫室內沒有任何裝飾，空空蕩蕩像一個小運動場，小孩子們在上面追逐、打滾，玩得好開心。」（註八）

要繪巨畫之前，自然先禁止孩子上樓玩鬧，並動員雯波和年齡大的子侄們磨墨，湊成一大盆濃濃的墨汁備用。大千自己先鋪紙在地氈上，不斷地沉思，構想即將潑灑出來的田田荷葉，和勾畫出來亭亭玉立的荷花。

親歷其境的之一，對大千自信古已有之的「潑墨法」，看得提心吊膽：

「大千先生捲起短衫的衣袖，將磨好的墨汁，一碗一碗的倒在紙上，看來十分可怕，我在旁看得提心吊膽，無法想像如何處理，潑墨完以後，將畫室門鎖上，不許任何人入內走動，讓它自然風乾。」

喝茶、默坐、沉思；是這天剩下的工作，之一形容大千表情嚴肅，絲毫不見平日的笑容。

次日清晨打開畫室，沾著一團團墨的名貴宣紙，縹在一起，之一寫：

「大千先生不慌不忙地將每張宣紙整

好後，又將早就準備好的石青也一碗一碗的潑上去，門又關了一天。」

過了幾天，王之一仍舊看不出眉目，只見除了紙上東一團墨，西一團石青，連嶄新的地毯也被波及成了大花臉貓；不過大千毫不在意。依舊沉思、默想，在墨團和顏料上比畫，卻不著一筆，可能依舊在打他的腹稿吧！最後的時刻終於來了：

「數日後，張夫人和保羅將墨團團的宣紙一張一張抬到畫桌上，大千先生又用毛筆將每個墨團團連接起來，又加上荷花一朵一朵點綴上去，又將六張宣紙併在一起，果然是一幅構圖完整的巨荷圖。」（圖四、五）

這期間，大千鋪紙、潑墨、潑色、以及最後用筆用線聯結那些墨團色塊成爲一幅生氣勃勃的巨荷，不論動作多麼怪異，王之一始終拿著相機，一一拍了下來；大千計劃中，把繪畫過程的照片，也在巨圖目錄中刊印出來，供世人觀賞揣摩。

當大家鬆了口氣的時候，雯波忍不住抱怨：

「下次再畫這樣的大畫，最好能訂做一架磨墨的機器吧！看起來你一碗一碗倒下去，一點也不心痛，那裡知道磨墨人的辛苦，磨得兩手發酸，心裡發毛，這個罪也真不好受。」



圖五 經下筆整理過的巨荷，鋪排在大畫室地氈上。



圖四 張大千在大畫桌上落筆整理潑墨巨荷

大千笑著安慰她，墨汁是可以買，但一般墨汁，恐裱時暈開，破壞畫面，前功盡棄：

「所以委曲你們辛苦一點吧！」（註九）

至於保羅可不敢當面抱怨，一看工作告一段落，遂一溜煙地躲到外面去過過菸癮。

大千平日談笑風生，擅擺龍門陣，但家規頗嚴，子女在長輩面前坐立談話都有規矩，尤其禁子女吸菸，所以保羅須躲到一邊暗自吞雲吐霧一番。

他對一直生活在父親陰影下，無法自求發展，心中不免怨對；不過也只能暗中對思想比較開明的一吐露心中的鬱悶。

民國四十年，保羅剛從大陸到了香港，時在台北的大千從微波信中得知保羅放棄繪畫，改學音樂，曾寄詩四首：

「羅羅素紙筆，解釋琴中理，國萃無賢愚，知止即君子。」——台灣寄內（註十）

十來年後，保羅已長大成人，掌理八德園工程及內外事務，眼見摩詰市及左鄰右舍華僑經營的養雞事業發達。大千好友蔡昌鑾，更是佼佼者，養雞場規模龐大，又組織運銷合作社，運銷雞飼料和雞蛋。此外，並旅行巴西各地收購

中藥材牛黃，出口到香港。

附帶地，他幫大千收集牛耳毛——從幾萬頭牛耳中精選耳毛，供大千帶往日本製成畫筆，柔軟而有彈性，大千把他獨自發明的牛耳筆，命名為「藝壇盟主」，使用起來得心應手。

羨慕已久的保羅終於硬著頭皮，向父親提出自設養雞場的計畫，大千了解保羅個性，不表贊同：

「養雞事業好時，工作的時間也長，你們都是公子哥兒，能吃得了這種苦？」
王之一不忍保羅垂頭喪氣失望的樣子，替他說項，大千連之一也訓誠一番：

「他們不必養雞，絕對不會餓飯，只要好好地習畫，比他們作任何生意都合適。」

他怪之一不懂事，不該隨著年輕人湊熱鬧。（註十一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農曆四月八、九日大千到巴黎，停留一個月左右才離開。農曆五月初七，郭有守家的午餐桌上，來了一位一向仰慕大千的周仲錚女士。原籍安徽的周女士，巴黎大學法政博士，是位僑居西德的作家兼畫家。有守為她介紹大千時說：不妨稱他為「八哥」。大千也就隨有守叫她「周大姐」。第二天，他又參加了她畫展的揭幕典禮。這次邂逅，竟意想

不到的促成五十三年暮春大千在德國科隆的一次畫展，並度過十分別緻的六十六歲水上慶生晚會，使他畢生難忘。

與周大姐邂逅不久，大千繼往香港、日本一行；他所說的送巨荷圖到日本名裱店裝裱，可能就在此行。

在香港，訪客盈門的忙碌中，遇到僑居紐約的張孟休夫婦，知道他們不久將由日本乘船返紐約，就相約在日本見面再敘。

農曆五月盛夏，大千邀攝影家郎靜山和莊禹靈到日本本州北部仙台縣的東海岸，作松島之遊。禹靈擅長攝影，也是東京川菜館主持人兼名廚。

三人僱一艘小舟，穿梭在錯綜的岩島間，但見蒼松密布，不時傳出幾聲鶴唳，景色十分清幽，郎、莊二人拍照無數，大千也得到粉本不少。

其後，大千接到莊禹靈函索〈松島之漫遊〉圖，乃於這年九月二十四日作水墨設色立軸以應。（註十二）

農曆五月二十五—陽曆七月七日那天中午，自香港乘船靠近橫濱碼頭，帶著妻子，幼兒的張孟休，一眼便見到張大千在山田小姐陪同下前來迎接。大千先領他們到東京看劇團表演，然後讓他們在偕樂園安頓下來。

八日上午，一起參加郎靜山攝影展的揭幕儀式。孟休亦步亦趨地隨大千身

後一幅一幅作品慢慢欣賞，頗感疲累，大千卻神色自若。最後花十元美金，買了一幅郎氏的竹子攝影。出場後孟休對像大千這樣名家，藏寶無數，卻要花十元美金買幅竹子攝影感到納悶，這時大千把它轉送給孟休；終於他領悟到，原來大千慢慢地欣賞展覽，買下竹子的攝影，無處不顯示老一輩人在朋友展覽場中的禮數和尊重的態度。

這天接下來的節目，是大千在川菜館中的宴客，席開兩桌，名收藏家、藝術家、記者、駐日使館官員……名廚陳建民親自掌廚，每一道菜，都值得稱讚，細細地品味。

可惜未到終席，赴美船期將到，孟休只好與妻兒匆匆離席。

大千在日本停留到農曆六、七月之交，才經香港稍留，隨即打道回轉巴西。

在香港的短暫數日，他讓嶺梅請周士心和他那擅作名菜「草菇獅子頭」的妻子陸馨如，到大風堂露上一手。大千品嚐下，贊不絕口；有位盲翁徐文鏡，靈思泉湧，口占一聯，把周士心幽默一番：

「周郎妙筆高天下，輸與夫人獅子頭。」

大千則雙勾白梅配墨竹一枝為贈，

上題：

「雙清圖。辛丑七月，寫似士心道兄、馨如夫人儷賞，大千張爰。」（註十三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回到八德園後的大千，隨即埋頭苦畫，農曆七、八月間，單單收入嶺梅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的作品，就達十二幅（註十四）之多，人物、花鳥、山水都有，就中以山水畫七件最多。

《黃山百步雲梯》以飛白法寫成，是他得意之作，款題：

「此黃山百步雲梯，筆筆以飛白法為之，漸江、石濤兩師，別立一門戶。辛丑中秋前二日，大千居士爰。」（註十五）

《青城老人郵》，畫中一邊是壁立的懸崖，一邊崗巒起伏，澗中彎彎曲曲的溪流，無限地延展上去，如白練一般，雲煙之上，浮出層層遠峰。澗左的崗巒林木間，可見到幾處錯落的山村，大概就是青城老人村了。大千以滿懷鄉愁的筆調題：

「投荒乞食十年艱，歸夢青城不可攀，村上老人應已盡，含毫和淚紀鄉關。」（圖六）

曾居青城山多年的大千，是否攀登過老人村，可能是個疑問，老人村大概

只是個神秘的傳說；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。

他在民國三十七年仲秋所畫〈老人村〉，題了二則老人村的傳說：

一則意指去老人村道途既遠又險，是個和外界隔絕的地方，人們一生連鹽酪都沒見過。據傳溪中的枸杞根，粗如龍蛇，飲其水便可長壽，村中老人家有的五世同堂。又聞近歲道路漸通，非僅鹽酪，飲食日漸豐富，五味俱全，但也不再長壽。

另一傳說就更具神秘意味：昔日有



圖六 大千畫給嶺梅的〈青城老人村〉

位張不群入山采藥，浹旬不返。他問一位老者，答稱是日本丞相范賢的後裔，知道主公李雄之祚不會長久，攜子孫隱居在青城山中；看來老人村像武陵漁夫偶然發現的桃花源一樣，恐怕采藥師張不群想出而再往，也不得其門而入。

大千在那幅畫的題識中又寫：

「圖經云即『獠澤』也，諸葛亮遷群獠於山下，故名。戊子八月張爰。」（註十六）

諸葛亮治蜀，是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事，看來張大千住青城山的年代，老人

村存在的可能性，實在渺茫。

謝家孝在《張大千傳》中描述，民國五十年當大千得知繼嫂楊浣青有意離開大陸時，嶺梅義不容辭地爲他設了一計，家孝寫：

「善子先生的兒子葆蘿（按係過繼大千之子），追隨大千先生在海外，高嶺梅寫信捏詞給善子夫人，說葆蘿在港肺病垂危，希望能見到母親一面，信中又以刺激的語氣，說二嫂何以多次申請出境不獲准，如此『人民政府』何曾爲人民著想。」家孝文中續道：

「不意這封信竟發生意外效果，善子夫人獲准攜外孫再度出來，到了香港後，高嶺梅即迅辦赴巴西手續，把善子夫人送到大千先生身邊，這自是大千先生最感激高嶺梅的幫忙。」（註十七）

由此可知，民國五十年秋天，大千正在東西往復奔波，忙於大展之際，突然以兩個月時間在八德園埋首創作，應是爲了酬謝知交。

註釋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七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四一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四一。
- 四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八圖一〇。
- 五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八圖三二。

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二二八。

七、《台灣》五十四年五月號頁八一—二六（張大千畫）。

八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四一。

九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四四—五（潑墨潑彩過程）。

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五三。

十一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三六。

十二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六七。

十三、《大成》期五九頁五二（我與大千居士），周士心撰。

十四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三三、三四、

六九—七一、一〇四—一〇。

十五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一〇。

十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八一。

十七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六一。

圖註：

一、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四四。

二、《大成》期一九頁五六（張大千的治藝精神——葉淺予談張大千），包立民撰。

三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八圖一四。

四、五、《台灣》（五十四年五月號）頁八。

六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〇六。

